

畫
論
叢
刊

二

寫山水訣

元黃公望著

是編依輟耕錄本與圖書集成本互校。

圖書集成本有一兩條分段與輟耕錄稍異。

寫山水訣

元黃公望著

近代作畫，多宗董源、李成二家，筆法樹石，各不相似，學者當盡心焉。
〔一〕

〔一〕圖書集成本無「二家」兩字，並無「學者當盡心焉」一句。

樹要四面俱有幹與枝，蓋取其圓潤。

樹要有身分，畫家謂之紐子；要折搭得中，樹身各要有發生。

樹要偃仰稀密相間，有葉樹枝軟，面後皆有仰枝。

畫石之法，先從淡墨起，可改可救，漸用濃墨者爲上。

石無十步真。石看三面。用方圓之法，須方多圓少。

董源坡脚下多有碎石，乃畫建康山勢。董石謂之麻皮皴。坡脚先向筆

畫邊皴起，然後用淡墨破其深凹處。著色不離乎此。石著色要重。

董源小山石，謂之礬頭，山中有雲氣，此皆金陵山景，皴法要滲軟。下有沙地，用淡墨掃，屈曲爲之，再用淡墨破。

山論三遠。從下相連不斷，謂之平遠；從近隔開相對，謂之闊遠；從山外遠景，謂之高遠。

山水中用筆法，謂之筋骨相連。有筆有墨之分。用描處糊突其筆，謂之有墨；水筆不動描法，謂之有筆。此畫家緊要處，山石樹木皆用此。

大概樹要填空去聲。小樹大樹，一偃一仰，向背濃淡，各不可相犯（一）。繁處間疎處，須要得中。若畫得純熟，自然筆法出現。

（一）圖書集成本「可」字作「少」。

畫石之妙。用藤黃水浸入墨筆，自然潤色。不可用多，多則要滯筆。間用螺青入墨，亦妙。吳妝容易入眼，使墨土氣。

皮袋中置描筆在內，或於好景處，見樹有怪異，便當模寫記之，分外有發生之意。登樓望空闊處氣韻，看雲采，即是山頭景物。李成、郭熙，皆用此法。郭熙畫石如雲，古人云「天開圖畫」者是也。

山水中惟水口最難畫。

遠水無痕〔一〕，遠人無目。

〔一〕圖書集成本「痕」字作「灣」。

水出高源，自上而下，切不可斷脈，要取活流之源。

山頭要折搭轉換，山脈皆順，此活法也。衆峯如相揖遜，萬樹相從，如大軍領卒，森然有不可犯之色，此寫真山之形也。

山坡中可以置屋舍，水中可置小艇，從此有生氣。山腰用雲氣，見得山勢高不可測。

畫石之法，最要形象不惡。石有三面，或在上，在左右側〔二〕，皆可爲面。

臨筆之際，殆要取用。

〔一〕校訂按，原本缺「右」字，據碑編補。

山下有水潭謂之瀨。畫此甚有生意，四邊用樹簇之。

畫一窠一石，當逸墨撇脫，有士人家風，纔多使人畫工之流矣。

或畫山水一幅，先立題目，然後著筆。若無題目，便不成畫。更要記春、

夏、秋、冬景色：春則萬物發生，夏則樹木繁冗，秋則萬象肅殺，冬則煙雲黯

淡，天色模糊。能畫此者爲上矣。

李成畫坡脚，須要數層，取其濕厚。米元章論李光丞有後代兒孫昌盛，

果出爲官者最多。畫亦有風水存焉。

松樹不見根，喻君子在野。雜樹喻小人崢嶸之意。

夏山欲雨，要帶水筆。山上有石，小塊堆其上，謂之礬頭。用水筆暈開，

加淡螺青，又是一般秀潤。畫不過意思而已。

冬景借地爲雪，要薄粉暈山頭。

山水之法，在乎隨機應變。先記皴法，不雜布置，遠近相映。大概與寫字一般，以熟爲妙。紙上難畫，絹上礬了好著筆，好用顏色，易入眼，先命題目，此謂之上品。古人作畫，胸次寬闊，布景自然。合古人意趣，畫法盡矣。

好絹用水噴濕，石上槌眼匾，然後上幀子。礬法：春秋膠礬停，夏日膠多礬少，冬天礬多膠少。

著色螺青拂石上，藤黃入墨，畫樹甚色潤好看。

作畫只是箇理字最緊要，吳融詩云：「良工善得丹青理。」

作畫用墨最難。但先用淡墨積，至可觀處，然後用焦墨濃墨，分出畦徑遠近。故在生紙上有許多滋潤處，李成惜墨如金是也。

作畫大要，去「邪」、「甜」、「俗」、「賴」四箇字。

書評

書畫書錄解題

寫山水訣一卷，元黃公望撰。凡二十二則。每則多或十餘語，少或一二語。文雖不多，而山水畫法之祕要，殆盡於是。大癡以前，論畫山水之作，惟郭河陽、韓純全兩家。郭爲北宗，韓屬院體，故皆主法度立言。此編則不純主法度，蓋大癡爲元四家領袖，屬於南宗，持論自稍殊也。後來諸家作寫山水訣及論畫山水者，大率本此。若此編者，真南宗衣鉢矣。

畫

論

元湯垕著

是編珊瑚網本與說郛本段落互異，珊瑚網較說郛多數條，因依珊瑚網本排。此更依佩文齋書畫譜本互校，段落復參佩文齋本酌加歸併。

又書畫書錄解題評是編云：「是編專論鑒藏名畫之方法與其得失，凡二十三條，深切著明。又多從畫法立論，尤得要領。」

畫論

元湯垕著

古人作畫，皆有深意，運思落筆，莫不各有所主。況名下無虛士，相傳既久，必有過人處。畫之法六，得其一二者尚能名世，又得其全者可知也。今人看畫，不經師授，不閱紀錄，但合其意者爲佳，不合其意者爲不佳。及問其如何是佳，則茫然失對。余自十七八歲時，便有迂闊之意。見圖畫，愛玩不去手。見鑒賞之士，便加禮問。遍借紀錄，彷彿成誦。詳味其言，歷觀往蹟，參考古說，如有少悟。若不留心，不過爲聽聲隨影，終不精鑑也。

人物於畫，最爲難工，蓋拘於形似位置，則失神韻氣象。顧、陸之蹟，世不多見。唐名手至多，吳道子，畫家之聖也，照映千古。至宋李公麟伯時一
出，遂可與古作者並驅爭先。得伯時畫三紙，可換吳生畫一二紙。得吳生畫

二紙，可易顧、陸一紙。其爲輕重相懸類若此。

古人以畫得名者，必有一科是其所長。如唐之鄭虔，蜀之李昇，並以山水名。宣和畫譜皆入人物等部畫目，稱其能山水，而所收止人物神仙耳。其他不可枚舉。余凡欲修宣和畫譜者數矣，惜未得遂其所欲也。

宋高宗每搜訪至書畫，必命米友仁鑒定題跋，往往有一時附會、迎合上意者。嘗見畫數卷頗未佳，而題識甚真，鑒者不可不知也。

世人收畫，必欲盛飾以金玉，不知金玉乃誨盜之端，前賢事蹟可鑒。

燈下不可看畫，醉餘酒邊亦不可看畫，俗客尤不可示之。卷舒不得其法，最爲害物。至於庸人繆子，見畫必看，妄加雌黃品藻，本不識物，亂訂真僞，令人短氣耳。

看畫本土大夫適興寄意而已。有力收購，有目力鑒賞，遇勝日有好懷，彼此出示，較量高下，政欲相與誇奇鬪異博物耳。今之輕薄子則不然，縱目

力略知一二，見人好物，故貶剥疵類，用心計購，至於必得。倘不得則生造毀謗，必欲此物名譽聲價不彰。若賞鑑高尚之士，固不待說破。平常目力未定者，或爲所惑，已收一物，性命與俱，妄自稱譽，人或欲之，必作說艱阻，得善價而後已。此皆心術不正，不可不鑒。

看畫之法，不可一途，而取古人命意立迹，各有其道，豈可拘以所見，繩律古人之意哉？

初學看畫，不可不講明要妙、觀閱紀錄，否則，縱鑒精熟，見畫便知何誰，詰以美惡之由，茫然無對，雖妄加議論，支吾一時，然談吐俗繆，識見淺短，爲知者所哂，不可不學也。

家人子弟，不可不留心看書畫。蓋留心不於此，則於彼，所益非一端。前輩名人鉅公，未有不游意於此者。陳無已詩云：「老知書畫真有益，却悔歲月來無多。」讀者可爲浩歎。

古人畫稿，謂之粉本，前輩多寶畜之。蓋其草草不經意處，有自然之妙。宣和紹興所藏之粉本，多有神妙者。

宋人賞鑒精妙，無出於米南宮元章。然此公天資極高，立論時有過處，當時如劉巨濟、薛道祖、林子中、蘇志柬兄弟輩，皆不及之。後有黃伯思長睿者，出著法帖刊誤，專攻米公之失。余從而爲辨析甚詳，作法帖正誤一卷，專指長睿之得失，當使元章復生，不易吾語也。

俗人論畫，不知筆法氣韻之神妙，但先指形似者。形似者，俗子之見也。古人論畫之神妙，有云畫十二辰圖，有十二游蜂，循環飛動；畫婦人則有迴身動頭之異，不可枚舉。此皆迂繆其說以求奇，非正論也。

今人看畫，多取形似，不知古人最以形似爲末節。如李伯時畫人物，吳道子後一人而已，猶未免於形似之失。蓋其妙處，在於筆法氣韻神彩，形似末也。東坡先生有詩云：「論畫以形似，見與兒童鄰。作詩必此詩，定知非

詩人。」余平生不惟得看畫法於此詩，至於作詩之法，亦由此悟。

唐人畫卷，多有碧綾剡背，當時名士於闌道上題字，自經宣和紹興裝飾，盡用拆去。古迹邈不可得已。

唐人褙手卷，多有紫綾作標首，至有紅綾作引首，用珊瑚爲小軸，如今藏經之狀。

宋末士大夫不識畫者多，縱得賞鑒之名，亦甚苟且。蓋物盡在天府，人間所存不多，動爲豪勢奪去。賈似道擅國柄，留意收藏。當時趨附之徒，盡心搜訪以獻。今往往見其所有，真僞相半。當時聞見不廣，抑似道目力不高，一時附會致然耶。

古人作畫，有得意者，多再作之，如李成寒林、范寬雪山、王詵煙江疊嶂之類，不可枚舉。

畫梅謂之寫梅，畫竹謂之寫竹，畫蘭謂之寫蘭，何哉？蓋花卉之至清，

畫者當以意寫之，不在形似耳。陳去非詩云：「意足不求顏色似，前身相馬九方皋。」〔二〕其斯之謂歟？

〔一〕校訂按，「意足」「前身」原作「意身」「前足」，今據陳集及他本改。

畫有賓主，不可使賓勝主。謂如山水，則山水是主，雲烟、樹石、人物、禽畜、樓觀皆是賓。且如一尺之山是主，凡賓者遠近折算，須要停勻。謂如人物是主，凡賓者皆隨其遠近高下布景，不可意推也。

染絹上深下淡。薰絹上黑，顏色黯淡。搥碎者文理不直，絲亂斷。惟自然古者，絹黑而丹青自明。看畫不必以絲素明闇爲辨。

看畫如看美人，其風神骨相，有肌體之外者。今人看古迹，必先求形似，次及傅染，次及事實，殊非賞鑒之法也。〔元章〕謂好事家與賞鑒家自是兩等。家多資力，貪名好勝，遇物收置，不過聽聲，此謂好事。若賞鑒，則天資高明，多閱傳錄，或自能畫，或深畫意，每得一圖，終日寶玩，如對古人，雖聲色之